

欽定宋書

卷之十九
十四四

宋書卷四十四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

謝晦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也祖朗東陽太守父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兄絢高祖鎮軍長史蚤卒晦初爲孟和建威府中兵參軍和死高祖問劉穆之孟和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卽命爲太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札晦代之於車中一鑑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辯曾無違謬高祖奇

之卽日署刑獄賊曹轉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年土斷
僑流郡縣使晦分判揚豫民戶以平允見稱入爲太尉
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
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
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
已得登岸賊退走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
髮如黠漆涉獵文義朗瞻多通高祖深加愛賞羣僚莫
及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
往措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否高祖欲以爲從事
中郎以訪穆之堅執不與終穆之世不遷穆之喪問至

高祖哭之甚慟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內參審穆之死
問其日敎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初建爲右衛將軍尋
加侍中高祖受命於石頭登臺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
爲警備遷中領軍侍中如故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食
邑二千戶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
封而誤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散
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三月
高祖不豫給班劔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竝侍
醫藥少帝卽位加領中書令與羨之亮共輔朝政少帝
旣廢司空徐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雖益寧南

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諸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欲令居外爲援慮太祖至或用別人故遽有此授精兵
舊將悉以配之器械軍資甚盛太祖卽位加使持節依
本位除授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
喜曰今得脫矣尋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建平
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又給鼓吹一部初爲荊州
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澹別澹問晦
年晦答曰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
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結侍中王
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

二年遣妻曹及長子世休送女還京邑先是景平中索虜爲寇覆沒河南至是上欲誅美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又言拜景陵治裝舟艦傅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囑驪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

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問封以示晦晦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復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答曰詔使本無來理如程所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乃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旅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佐戰士三千足守城不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勲登之乃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卽於坐命超爲司馬建威將軍南義陽太

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太祖誅羨之等及晦子新
除祕書郎世休收矚矚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紹等樂
問又遣使告晦徐傳二公及矚等竝已誅晦先舉羨之
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旣而自出射堂配衣軍旅數從高
祖征討備覩經略至是指揮處分莫不曲盡其宜二三
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曰臣階緣幸會
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內謀帷幄經綸夷險毗
贊王業預佐命之勲膺河山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
命臣與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
道濟等竝升御牀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

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貫幽顯逮管陽失德自絕
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徇國忘己援登聖
朝惟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曾不惟疑臨朝殷懃增崇
封爵此則臣等赤心已亮於天鑒遠近萬邦咸達於聖
旨若臣等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
日豈復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
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德屬當昌運
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清館
臣節之所司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
況釁結閭牆禍成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蕃

任乃誠匪懈爲政小大必先啟聞糾剔羣蠻清夷境內
分留弟姪竝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
目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道義盡於斯
臣羨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屢抗表疏優旨
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謹一心守
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
生國釁天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被孥戮雖未
知臣道濟問推理卽事不容獨存先帝顧託元臣翼命
之佐勦於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輔不免夷滅之誅陛
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僞未能鑒悉王弘兄弟

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弄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不爲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小心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甫爾而嬰若斯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爲陛下未察愚款臣去歲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竝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圖姦回潛遘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到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分陝豈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舟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卜世靈

長義師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
寃恥謝罪闕庭雖伏鎖赴鑊無恨於心伏願陛下遠尋
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微臣丹款猶有
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太祖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
路尚書符荊州曰禍福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徵於影響
人事鑒於前圖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
故智計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
之傅亮謝晦安忍鳩殺獲罪於天名教所極政刑所取
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息電斷之初
竝卽大憲復王室之讎據義夫之憤國典澄明人神感

悅三姓同罪旣擒其二晦之室屬縲仆獄戶苟幽明所
怨孤根易拔以順討逆雖厚必崩然歸死難圖獸困則
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爲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
兵精大號饗震使持節中領軍佷山縣開國侯到彥之
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旂首路組甲曜川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
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脩
縣開國公檀道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
發千帆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馬
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虜將軍雍

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窟湘州刺史張劭提
湘州之衆直據要害巴蜀杜荆門之險秦梁絕丹圻之
逕雲網四合走伏路盡然後鑾輿効駕六軍鵬翔警蹕
前驅五牛整旆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
兵誰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
必不自陷罪人之黨橫爲亂亡之役置軍則魚潰嬰城
則鳥散其勢然矣聖上愍懃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
是用一分前麾宣示朝旨符到其卽共收擒晦身輕舟
護送若己猖蹶先事阻衛宜翻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大
刑所加洪恩曠洽傳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產以下美

之諸姪咸無所染況彼府州文武竝列王職荷國榮任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臨郊雷電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時益州刺史蕭摹之巴西太守劉道產被徵還始至江陵晦竝繫繫沒其財貨以克軍資竟陵內史殷道鸞未之郡以爲諮議參軍以弟遜爲冠軍竟陵內史總留任兄子世猷爲建威將軍南平太守劉粹若至周超能破之者卽以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晦率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旂旂相照蔽奪日光晦乃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以張劭爲輔國將軍劭不受

命晦檄京邑曰王室多故禍難薦臻營陽失德自絕宗廟廬陵王構聞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積怨犯上自貽非道羣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未乂職有所係按車騎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時私叨竊權要弘於永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讓自謂任遇浮淺進誣先皇委誠之寄退長嫌隙異同之端曇首往因使下訪以今上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聽其言多誣故不具說王華賊亡之餘賞擢之次先帝常見訪逮庶有一分可取而華稟性凶猜多所忍害曩者縱人入城託疾辭事此都士庶咸所聞知以其所啟及

上手答示宗叔獻又令宣告徐傳二公及周糾使下又
令見咨云欲自攬政事求離任還都并令曇首具述此
意又惠觀道人說外人告華及到彥之謀反不謂無之
城內東將數日之內操戈相待華說數爲狄當所譖常
不自安凡此諸事豈有忠誠真契若此者邪自以父亡
道側情事異人外絕酒醴而宵飲是恣覲貌

缺

凡厥士庶誰不側目又常歎宰相頓有數人是何
憤憤規總威權不顧國典保祐皇家者罹屠戮之誅效
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縉紳之徒孰不忼慨遂矯違詔
旨遣到彥之蕭欣之輕舟見襲卽日監利左尉露檄衆